

| 孟建伟 | 著 |

轻松学写
应用文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QINGSONG XUEXIE YINGYONGWEN



YINGYONGWEN XIEZUO
JISHU YAO

应用文写作 技术要领

| 孟建伟 | 著 |

轻松学写
应用文

QINGSONG XUEXIE YINGYONGWEN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YINGYONGWEN XIEZUO

JISHU YAOI

应用文写作 技术要领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应用文写作技术要领/孟建伟著.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3. 5

(轻松学写应用文)

ISBN 978 - 7 - 5440 - 5854 - 4

I. ①应… II. ①孟… III. ①汉语 - 应用文 - 写作
IV. ①H152.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03044 号

应用文写作技术要领

YINGYONGWEN XIEZUO JISHU YAOLING

责任编辑 李梦燕
复 审 彭琼梅
终 审 张沛泓
装帧设计 薛 菲
助理设计 陶雅娜
印装监制 贾永胜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市水西门街馒头巷7号 电话: 0351-4035711 邮编: 030002)
印 装 晋中市万嘉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9.25
字 数 149千字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440-5854-4
定 价 1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 0354-3282148。

应用文写作的“一二三四” (代自序)

关于应用文写作，你想知道些什么？

文体概念、特点、分类、格式、写作要求……这些絮絮叨叨地充斥于教科书里的东西，你还会有兴趣吗？这些内容分布在好几百种文体里，你记得过来吗？正因为记不住，所以你是不是在写一些文件材料时经常要“现用现查”，或者找几篇同类型的文章照猫画虎、依葫芦画瓢地套写一番？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恭喜你：你做对了。

这当然不是说应用文教材里的知识一无用处，而是说，知识的教学和知识的运用常常是两码事。知识的教学讲求系统性，内容要相互贯通、相互支撑，并且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因此教学内容的设定通常不会专意去考虑它该在哪里用，该怎么用，而是考虑体系的完整性和自洽性。知识的运用就不一样了，它往往是在有需求的时候，从知识体系中挑拣、抽取某一部分或某些方面，只要它能派上用场、解决问题。

这种“学”与“用”的矛盾在应用文写作教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为教学，它必须按照教学大纲的设计要求分步骤系统进行；作为实践

领域的工具，它又必须挣脱“系统”的羁绊，专心关注那些对操作有指导性、参照性的东西，绝不会等到系统掌握了知识之后才去行事。“学”终究是为了“用”，因而在“用”的领域，我们还需要对“学”领域的知识进行再整合。帮助大家把握应用文写作最起码的观念、原则和实践路径，我们不妨把它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从写作动机角度看，应用文有一个中心，即处理事务。这是应用文写作的根本目的，也是作者应该树立的最基本的写作观念，写作中也必须围绕这一根本目的去展开表达。应用文的功能其实是很单一的，它的“处理事务”的功能大多随着事务的结束而结束。至于少数应用文具有教学案例功能和文学鉴赏功能，或者一些公文还具有档案查询功能，但都已经不是当初写作时的本意了，而是其他领域的需要。文本的生成动机，以及同一文本在不同领域的使用动机，是不可以搅在一起来说的，不同时代的应用文也有不同的承载功能，因此，在应用文写作实践问题上，最好不要用《出师表》、《陈情表》等来说事。假使诸葛先生和李密同志活到现在，遇到向领导上书时，你让他们“临表涕泣”、“不胜犬马怖惧之情”，人家也不会听你的。

如今，带着文学鉴赏的眼光去讲授应用文写作的教师确实不多了，但心中无“事”而眼中只有“文”的教师却为数不少。正因为“事”的缺位，“文”便成了一种孤立的、静态的文本，于是教学内容被局限在“格式加例文”的小圈子里，写作能力的培养变成了“印证”能力的强化，一旦作者手头有了可以“现用现查”的工具书，这种教学的权威和价值就立马土崩瓦解。应用文本来就是因处理事务的需要而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从“因事生策”或“由事设法”的角度来理解应用文文本与“处理事务”之间的关系。

第二，从写作工具角度看，应用文写作有两个凭借，即逻辑和语言。逻辑解决思维的规范问题，语言解决表达的问题。当然，实践中这两个方面是合而为一、相辅相成的：表达得不准确，大多与思维不缜密有关；想得很清楚，表达的时候也难免出现词不达意或表达不严密的情况。对大多数应用文来说，写作中可以完全撇开文学，但却绝对不能摆

脱逻辑；对于一小部分应用文来说，表达中需要借助文学语言，但其基本的思路还是逻辑的，是围绕“事”而设定的“法”。不信，你可以试着写一份总结，这份总结的提纲或者各层次的小标题之间如果没有逻辑的规制，结果会怎样呢？你也可以试着用文学手法写一则广告，你尽管只考虑语言的文学性，而不去考虑广告的产品是什么，产品的特性是什么，消费者是什么人，他们的需求点在哪里。这样一来，你的这则广告会不会是一个拿着银元打水漂的东西呢？

第三，从写作成品的不同境界标准看，应用文写作有三个层次，即“写出——写对——写到位”。“写出”是一个最起码的要求，没有“写出”，写作活动就不能成立。但是仅仅“写出”还远远不够，因为写出来的东西可能存在许多问题，比如体式规范问题，专业知识问题，政策规定问题，文不对题的问题，语法、逻辑和措辞问题，等等。所以你还得再上一个台阶，做到“写对”，即排除前面提到的各种问题。做到了这一步，事情也还没完，因为“写对”的东西中可能会有遗漏，有的应用文体（如合同、规章和政策性文件等）要求写得严密无隙、滴水不漏，书信、上行公文以及各种公关文书还要求话语方式得体。这就要求“写到位”——这是应用文写作成品的最高标准。

第四，从形成文本的技术要素角度看，应用文写作有四个支柱，即写作模式、写作程序、写作规则、写作技法。这四个方面各自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写作模式是指某一文种包括哪些要件，这些要件各应该写入哪些内容，因此它解决“应该写入什么”的问题；写作程序是文章内容排列的先后次序，它解决“先写什么，后写什么”的问题；写作规则是对表达活动进行规制的行为准则的总和，它主要解决“怎样规范地写”的问题；写作技法是写作技巧和方法的总和，它主要解决“怎样写得更好”的问题。这四个方面，在应用文写作中普遍存在，并且模式、程序、规则都涉及对写作思维的控制，而写作技法则是在合理控制写作思维的条件下实现有效表达的手段，它们的综合作用，保证了由“写出”到“写对”进而“写到位”，因此它们既是构建文本的基本要件，也是操作的基本路径。

了解应用文写作，至少应熟知这“一个中心，两个凭借，三个境界，四大支柱”。把话放到“操作”层面上来讲，要写好应用文，首先要有“把事办妥”的主导意图；其次要遵从逻辑规则、语法规则和语词运用规则；第三要树立高标准，不要抱着“写出来就成”的心态，那样永远不会有提高；第四要在遵从模式、程序、规则的基础上运用相应的技法。这就是应用文写作的特殊性。本套丛书正是以这四个原则为主线展开的。

在所有类型的文章写作中，恐怕只有应用文具有“全民性”和“终身性”的特征。一个社会人，可能一辈子不去写诗歌、小说、散文，但绝不可能一辈子不写应用文。从学会书面表达后给老师写假条、写检查，到临终前留遗嘱；从一年一度的工作计划与总结，到商贸活动中的合同或者商函；从日常生活中交流亲情友情的书信，到婚丧嫁娶事务中写的请柬、讣言，等等，应用文的写作伴随着每个人的一生。

应用文写作既然是全民的和终身的，那么它就必然有层次性和阶段性。拿层次性来说，知识阶层需要提高，而普通劳动者则需要普及；就阶段性而言，不同的人生阶段或工作阶段常常需要不同的应用文文种。把它们调和在一起，实在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许多事情，如果抱着“讨好”的心态去做，往往会做得走了样。正确的心态应该是像一个企业员工那样尽心竭力地为“客户”提供服务，这个“客户”应该是“大众”，而不能仅仅锁定在高校里的大学生。本套丛书提供的“服务”可能还不到家，因此建立“售后服务体系”和“改进服务”是下一步要考虑的问题。

我一直认为，在应用文写作领域（包括研究领域），我们当然需要搞点“航天事业”，但日常生活中我们却更需要大力发展“地上交通事业”。也就是说，我们当然需要翱翔于天空、太空之上的飞机和宇宙飞船，但对于各行各业的实际工作者或普通百姓来说，他们无疑更需要火车、轮船、汽车甚至自行车。按照这样的逻辑，本套丛书肯定不属于“航天产品”，至于它是不是你需要的什么“车船”，或者干脆什么都不是，都期待着你“试用”之后作出评价。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对写作技术的相关认识

- 一、到底有没有“写作技术”? /1
- 二、技术是用来“干活”的/4
- 三、认识上的两个极端/6
- 四、在“综合”的境界上理解写作技术/8
- 五、各技术要素的“把关”作用/11

第二章 应用文文本构成的技术示例

- 一、对模式的遵从与变通/17
- 二、写作内容的程序安排/30
- 三、几种最常用的技法/42
- 四、一般规则和体式规则/70
- 五、各技术要素的综合作用/81

第三章 不同写作环节中技术运用的主要倾向

- 一、取材：客观渠道与主观渠道互补/85

- 二、运思：线性思维与层次思维相继/95
- 三、表达：精确语言与模糊语言交错/102
- 四、修改：常规方法与应用要求同步/107

第四章 不同文体写作中的技术要领

- 一、事务类：什么时候说什么话/118
- 二、报告类：结论与事实相倚/121
- 三、规章类：追求稳定与确定的约束/124
- 四、契约类：在平等约定中相互制约/127
- 五、告启类：“明白”与“促动”相结合/131
- 六、信函类：公私有别，话语有度/133
- 七、诉讼类：以“三理”服人/136

后记/139

第一章 对写作技术的相关认识

一、到底有没有“写作技术”？

如果有人说“写作也是一门技术”，这话你信吗？

信与不信，其实是要看从哪个角度来理解的。从狭义的角度，技术的界定被局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物质生产过程，因而它隶属于自然科学及其“工程”，是指加工、使用和制作有用物品的技巧、知识和程序。按照这样的划定，写作这种“舞文弄墨”的活动显然不配和技术攀亲。但是，如果从广义的角度看，只要是较为复杂的行为，其中必有技术存在。当代许多技术哲学专家都这样看。例如，陈昌曙在其《技术哲学引论》一书中这样认为：

所谓技术，既可以指自然技术，也可以指社会技术；既可以指生产性技术，也可以指非生产性技术；既可以指物质性的可见技术，也可以指非物质性的不可见技术；既可以指硬技术，也可以指软技术……总之，小技术概念正在被大技术概念所代替，前者是狭义的技术，后者是广义的技术。

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益走向合流的今天，从“大技术”的角度来理解技术，自然就成了一大趋势。比如“百度百科”就认为技术“可以指物质，如机器、硬件或器皿，但它也可以包含更广的架构，如系统、组织方法和技巧”，并认为技术包含了社会、政治、历史、经济等因素。

其实，这种“大技术”的视角由来已久。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技术是和人们的实际活动相联系并在活动中体现出来的技能；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狄

德罗也曾经把技术定义为“为完成特定目标而协调动作的方法、手段和规则相结合的体系”。可见，在当时，技术并不是自然科学或物质生产的专利，而是具有一定的人文属性。

从“大技术”概念在后来的实际使用情况看，许多非自然科学的学科中也衍生出以“技术”命名的分支，例如我们熟悉的教育技术、管理技术、心理技术，以及我们不那么熟悉的符号治疗技术、社会工作技术、作曲技术等等。拿作曲来说，它和写作有着非常关键的相似点，即运用符号来表情达意。作曲能从“技术”角度来解释、传授和学习，写作为什么就不行呢？

如果仅仅以作曲为由头为写作索要“技术”身份，当然还属于一种“均贫富”的攀比心态，更何况从“人家能”不能必然推出“你就能”。写作活动中到底有没有“技术”，还要看写作行为本身所包含的要素以及这些要素与“技术”要素的吻合程度，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从技术的视角上来看待写作活动。

按照狄德罗的技术定义，技术要素至少可以有方法、手段、规则，写作活动同样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手段和规则，离开了这些要素，写作成品就会存在缺陷，这与物质生产过程中缺少技术就无法生产理想的产品一样。写作活动是一种精神生产过程，它有自己的特定目标，需要借助一定的方法和手段来协调“想”和“写”，并且要遵循一定的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活动中毫无疑问是有技术成分的。此时，我们才有了更大的把握拿写作与作曲相比，在“符号运用”的类比中说明写作并不比作曲矮三分。

也许正是出于这些考虑，一些学者也认定写作是有技术的，或者至少是可以从技术角度来看待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我国文章学大家夏丏尊、刘薰宇在他们合著的《文章作法》一书的绪言中便认为：“意思或情感是文章的内容，文字的结构是文章的形式。内容是否充实，这关系作者的经验、知力、修养。至于形式的美丑，那便是一种技术。”可见技术在写作中解决的是文章的形式问题。美国心理学家J. R. 安德森在他的《认知心理学》一书中也认为：“如果一个人把写作看成是问题一解决，自然会试图去竭力运用各种各样解决问题的技术。所有这样的技术都要求（写作的人）首先确定目的，不搞清解决问题所要达到的目的，便很难指望在完成问题一解决的任务时获得成功。”可见，技术也是实现写作目的的手段。在当代一些写作理论研究者眼中，不仅是写作活动，而且研究写作活动的学科——写作

学，也被明确划入技术科学中。例如中国写作学会前会长裴显生教授在他主编的《写作学新稿》中就明确认为：“写作学是技术科学，它着重研究写作活动的过程和方法技巧，形成技术理论。”这就更是从属性上为“写作”作出了最恰当的定位。

认定了写作活动中有技术成分，无疑为我们认识写作活动和把握写作方法打开了一扇独特的窗，让我们看到了一些在传统视角下无法看到的景象。但是，这扇窗仅仅是一个特殊的视角，从这个视角所看到的图景并不是写作的全息图，因此我们不能企望由此把写作活动的所有风光都尽收眼底。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看到写作技术在写作活动中的两点重要价值：

第一，任何理论都必须通过技术来实现制作产品的目的，因此写作理论中如果没有技术理论，它的指导操作的功能就会大大降低。理论培养认识能力，技术助人妥善行事。写作理论是对作者的修养而言的，写作技术却是直接对文章的制作产生作用，掌握了写作技术当然也是人的一种修养。对写作来说，光有理论而没有技术，或光有技术而没有理论，都是不完善的。

第二，从文化背景上看，当代文化的发展正在经历着一个“换代”的过程，以往的由艺术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正逐步让位于今后的由技术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对技术的生疏或者对自身技术力量的回避，势必使任何一种带有操作品格的学科逐渐走向被边缘化的境地，这一趋势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的。国际著名媒介理论家、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尼尔·波斯曼曾于1992年出版了他的专著《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撇开本书对技术垄断的忧虑和号召人们抵御技术垄断的主题不谈，仅就作者当时所看到的现实状况来说，他所得出的“技术垄断”和“文化向技术投降”的结论，现如今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眼前。尽管从思想认识上我们必须认清“技术至上”的危害性，但这绝不是可以打压技术的理由。没有技术就没有社会进步，这是一条铁的规律。

对写作来说，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写作技术放在一定的写作文化背景中，在促进文化发展的同时也促使其获得自身的发展。

二、技术是用来“干活”的

写作活动中确实存在着一些技术成分，不过承认这一点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接下来要弄明白的是：写作技术在写作活动中到底有什么作用？

笼统而又浅显地讲，技术是用来“干活”的。有没有技术，是能否生产出合格产品的前提。就物质生产来说，技术通过工具和生产资料作用于生产实践，从而生产出物质产品；就写作活动来说，写作技术通过对写作材料的选用、文章形式的构建和文字语言的组织，制作出理想中的文章。就像一定的技术只针对一定的生产环节一样，一定的写作技术也只解决某一写作环节的问题，如取材、运思、表达、修改等环节；就像生产技术具有连贯性和整合性一样，写作技术也只有把各写作环节的任务协调起来统一解决好，才能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技术是用来‘干活’的”也是在说技术的有用性。如果一种技术不能用于实践，提高实践的运行效率，提高产品的质量，或推动产品的更新换代，那么这种技术就很难在实践中体现自己的价值，即便侥幸进入实践领域，也会很快被淘汰。我们在运用某种技术的时候，都希望它能随心、上手，能带来方便，否则我们对这种技术就不会有什么兴趣。同样，如果写作技术仅仅局限于理论知识，而不能在具体的操作方法和步骤上给作者一些实际帮助，它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技术是用来‘干活’的”还暗含着这样一个道理：没有技术，活肯定干不好；有了技术，却未必一定能干好。就后一种情况来说，有原材料的原因，也有技术运用者的素质原因。你让一位技艺高超的木匠为你制作一个木槌，但你却只给他一截质地松软的木料；你让木匠给你制作一把木椅，你却只给他一堆板材……这些都是原材料问题。同样还是这位木匠，你让他对你的居室进行装饰，你也为他提供了他所需要的各种材料，但由于他只精于木工活，或者他缺少审美能力和创造力，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就是你的居室被整得缺乏生气、缺乏灵性，让人觉得可惜了那些好材料。写作也同样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一个技术上非常娴熟的作者，如果他不了解某一行当的生产、运行实际，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没有搜集到合适的写作材料，或者他的思想深度不足以认识和发现材料的价值，那么，任凭他技术再娴熟，这篇

文章也做不好。比如，一个长期在机关里写材料的“笔杆子”，未必就能写好一份市场调查报告或营销策划方案，因为他不具备相应的专业修养；同样还是这位“笔杆子”，如果他对有关政策或上级文件精神理解不到位，恐怕连他的本行也干不好。

技术的有用性与实践的目的息息相关，因此“有用性”还意味着技术运用必须与实践目的相一致，即不能错用技术。用玻璃生产一个罐头瓶和一个火罐，生产原料相同，但因产品的使用目的不同，所以需要这两种产品作结构上的调整和耐火处理。同样的道理，在文章写作中，来源相同的写作材料，由于写作目的的不同，就必须采用不同的写作技术对文章的要素（材料、主旨、结构、语言）作出“合目的性”的处理。例如，总结和简报，其材料都来源于本单位的实际工作，但由于总结的写作目的是要找到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或具有推广价值的东西，而简报的写作目的却是为了反映工作情况、交流信息和经验，因而这两种文章的具体写法肯定不一样，这就需要用相应的写作技术来合理掌控材料并进行区别表达。

技术的功利性和有用性特征告诉我们，写作技术对于写作活动来说并不是“一抓就灵”的，但也不能据此认为它可有可无，它的地位应该是一种“缺了它不行，单靠它也不行”的必要条件。不能因为“缺它不行”，我们就一门心思地只顾学习技术；也不能因为“单靠它也不行”，我们就忽略它甚至抛弃它。

当一件活干不好时，可能是材料或工具的问题，也可能是技术的问题。山西的厨师擅长做刀削面，这里的刀和面都有讲究，但同样给你那把刀、那团面，你就未必能削出长短厚薄适中的面条，这就是技术问题。技术的娴熟是要经过反复练习的。写作也一样，不仅要记住要领，更重要的是要经常动手，否则这个技术不会随着你的认识的提高而提高。不过这里还得声明，把写作和刀削面相提并论，绝没有糟践写作的意思，写作当然比刀削面复杂得多，但从实践性这个根本的道理上，二者是相通的。

写作中出现的多种问题都与作者在技术上的欠缺有关，因为技术本身就是理论与产品之间的链条。这个链条不仅在文章的制作过程中有助于作者按照写作理论的要求生产出写作产品，同时在产品的构想阶段也起着思维的接续和推进作用。我们在写作过程中常常会出现“掉链子”（即思维“卡壳”）的情况，我们也常常觉得写出的文章远远没有达到写前预想的状态，甚至有时我们在构想阶段就干脆不知从哪儿下手，这些情况多半就与缺少一些思维接续的“链条”有关。我们的构想往往

是令人振奋的，但真正用文字体现这些构想时，我们会发现自己摆弄文字的能力是那么不争气。思维不顺畅当然是思维问题，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顺畅，有时也不得不从技术手段的缺乏上找原因。

总之，无论作者对写作的认识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如果他没有一些操作上的技术，他写的文章就必然会与理论认识之间产生落差。在写作活动中如果仅仅是记住一些写作的道理，而没有具体的方法、门道，那么，你要么写不出像样的文章，要么写出的文章中会有许多问题。

三、认识上的两个极端

在写作教学领域，一谈到“技术”，至少目前还存在着一些疑问：写作怎么能和“技术”扯在一起呢？如果把写作看成是一种技术，那还要不要作者的智能素养了呢？进而，写作会不会沦为一种纯技艺性的活动呢？要知道，古代的庖丁在解牛的时候尚且“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写作整体上怎么说也比把一头牛大卸八块要复杂得多吧？

顺着“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的思路，“道”当然比“技”要有身价，写作教学（尤其是大学写作教学）如果净讲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的“形而下”的东西，岂不是一件掉份儿的事情？

于是，大学写作教科书中充斥着一些“道可道，非常道”的东西，“技”的成分越来越少，完全忘记了庖丁对“道”的领悟其实是从“技”的反复实践中得到的，他的“未尝见全牛”的“游刃有余”本身是一种“技”的升华。如果没有“技”来引导行为方式，庖丁绝不可能用“道”去解剖那头牛。但现实中总有人希望你这样做。

中国人自古对“技”就抱有一种矛盾的心态：成语里既可以用“技高一筹”来表达赞叹，也可以用“雕虫小技”来表达贬损。《颜氏家训》里说“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孔子却告诫人们“君子不器”，即不能追求具体的用途和技艺，而是要追求“王者之道”，追求修身、治国、平天下。即便是后来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

国门后，国人仍一百个不服气，认为人家靠的是“奇巧淫技”，算不上什么真本事。自从老子把“道”看成宇宙的本原和普遍规律之后，后人多用“道”来指思想理论体系，例如孔孟之道、文武之道，等等。人们对“道”充满了崇敬，不时用“道”来挤兑、打压“技”。殊不知，“道”在有的时候本身就是一种“技”，例如儒家提倡的“中庸之道”，“道”是一种方法；跆拳道“道”干脆就是一种武技。可见在某些场合，“道”和“技”是不能割裂开来看待的。因此，当我们说“写作之道”时，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在说写作的原理或理论，其实它更多的应该是指方法或路径。

把“道”和“技”割裂开来孤立地看，自然就形成了两个极端的认识。

一种是认为“技术至上”或“技术万能”。这一部分人眼里只有技术，认为技术就是救世主，就是卡脖子、端架子的资本，没有技术就丧失了所有的话语权。他们忽略了技术是由人来操作的。如果某事没有做好，他们往往习惯从技术上找原因，不是设施不配套，就是技术参数不达标，“厠不出屎来怨茅房”。把这种观念放在写作活动中来看，这种极端的认识表现在轻视写作理论修养，过度地依赖技法技巧，好像只要掌握了写作技术，什么样的文章写作都不在话下；好像学习写作的唯一途径就是掌握写作技术，掌握了写作技术就意味着掌握了写作的全部。

另一种是“技术戒备症”。在广泛的社会生活中，有这类症状的人越来越少，但在写作（特别是写作教育）领域，这样的“病灶”却顽固地掩藏在许多人的意识深处，好像在写作问题上一涉及“技术”，就会丢掉作者的思想观念和智能素养，就会掩盖作者乃至写作教师的思想光芒。抱着这样的想法，也就难免对写作技术持提防和抵御的心态。想当年，孟子一听到“利”字，只不过拿一个“义”字来围追堵截，这只能怪他老人家手头的理论概念还没有形成一个庞大的体系，而现代学者对“写作技术”却有了更多的追杀手段，人文素质、职业道德、政策水平、专业知识、独立人格、创新意识，等等，随便拎出哪个概念来，都足以把写作技术“拍扁”，更不用说大家伙儿一齐上围追堵截了，那阵势，无异于发出一种警告：如果“技术”胆敢入侵“写作”领地，定叫它乱拳之下死于非命。于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大学写作教材，几乎都是在说“为什么”，很少有告诉你“怎么做”的，这让我们很迷惑：写作的学科定位本来应该在技术领域，现在怎么就不知不觉地被人搞成了“论道”的学科呢？

写作靠的是人，是有情有义、有胆有识的人，同时更重要的也是掌握了写作技术的人。这两个方面虽然是缺一不可的，但毕竟还是有一个“体现方式”的问题——作者到底靠什么体现自己的身份。如果硬是只从一个方面来看待、学习和从事写作，总会生出些病态：“技术至上”可能导致作者思想内涵和人文精神的苍白，“技术戒备”则会导致疏远操作，进而导致作者心灵手笨、眼高手低。

写作本来就是一种综合的精神生产活动，“综合”意味着要给每个必要条件都留下一个位置。为了强调某一条件的重要而去挤占其他条件的位置，这种“霸道”的方式不仅扼杀了被轻视的那个条件，也扼杀了自认为应该受到重视的其他条件。

写作更是一种行为，一种操作过程，不在“做”字上做文章，写作就不叫“写作”。但这个“做”是靠人来完成的，人要是“不行”，“写作”也会降格。思想认识的提高只能局部地解决“写”的问题，写作技术的娴熟也只能在章法、技法上为操作提供方便，为什么不把这两者的优势结合起来呢？当年庖丁解牛既有“道”的追求与领悟，也有“技”的娴熟，所以宰杀一头牛，三下两下就搞定了。如果让精于“论道”的儒生们来解剖这头牛，别的不说，单就那牛肉割得好看不好看这一关，恐怕连孔夫子自己都交代不了自己，因为如果肉割得不方正，老人家是万万吃不下去的。

四、在“综合”的境界上理解写作技术

我们都知道，写作活动是一种综合活动，是在作者的智力、技能、素质、修养的综合作用下完成的，其中的“技能”包括了技巧和能力。

“技能”这个词当然可以理解为技巧和能力的合称，但是当我们评价一个作者的写作技能时，更多的是指他对写作技术掌握的程度，也就是说他能不能把外在的技术化为自己的身心能够调控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肯定是综合的。在“综合”的意义上，技能在作者的整个写作能力结构中无疑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也许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强调写作技术的重要性时，难免给人留下“单打一”的印象，因为在前面提到的“综合作用”思想的笼罩下，人们容易形成一种思维定